

仅有比利时巧克力，还有卖芬兰的 Fazer 巧克力，没想到在这里能找到它们”。在惊喜之余她忍不住感叹：

“上海是一座真正的大都市啊。”

曾有同学热情发出邀请“去我家玩吧”，可左等右等也等不来下文。起初安梅瞪着近乎透明的眼珠子想不明白：“在芬兰，邀请会给出时间、地点和具体计划。可我的同学好像彻底把这事儿给忘了，很多单词和句子就这么悬在半空。”

后来安梅慢慢明白了，“很多话并非字面意思，邀请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希望我去，只是一种表示礼貌的方式”。于是她学会了微笑地配合，“我会说‘好的，谢谢邀请’，或者‘好的，请多指教’。我乐意从那些文化上的美妙差异中学习，以更中国化的方式行事”。

安梅的学业一波三折，其中因疫情被困芬兰三年，2023年12月才重返上海继续上课。课程不局限于课堂学习，学校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观看各种展览并与国际艺术家交流，拓宽视野积累人脉；老师带着安梅和另一位同学去临安，实地了解水墨如何制作，还推荐她参加书法比赛来练习和提升书法技能；在老师的指导下，安梅创作频出，有作品被河南相关方面收录并展出。这些年她在欧洲和东亚举办了22场个展，参与了70场不同的群展，终于闯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。

上海之行收获满满，安梅逐渐

触摸到中国文化的精髓：“道教和佛教中的空性哲学文本是非常难的概念，只有通过实践才可能理解，那种在你亲身体验之前无法真正明白的虚空感。”

## 中国朋友说我有时候比他们更像中国人

疫情期间，经历了失业、疾病和亲人离世等诸多变故之后，安梅的头脑一度处于空白。如今回头想想，“那种空白状态也不全是坏事，因为你可以决定在这个计划中放入什么内容。”她一边冥想一边开始重塑自我，思考生活中什么才是重要的。她尝试着往画布里添加新的思路，甚至按照自己的方式添加空白区域。“我没有把它留白，因为大多使用帆布材质，大部分面积会被颜色覆盖。我提取需要的元素，并在画中加入白色。”那是她心中的留白。留白并非空无一物，它有内容，有颜色，留白是呼吸的气口，

安梅用群青颜料画的山水画。



是留给自己的生机。进入三小时的冥想境界，画完一幅《虚空中生发》，她感觉自己活过来了。

安梅讲话很慢，需要边想边说。

“我生来敏感，容易紧张，山水画让我平静下来。”当发现很多中国人因工作、结婚、生子等种种人生课题而焦虑，每天盯着电子屏幕，挤在钢筋水泥里，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，她建议不妨来一次“卧游”——躺下来，放松精神，在中国“山水”中惬意旅行。在她看来，水墨的价值，恰恰在于它敢于“慢”、敢于“空”，在信息爆炸时代为人们守护一方精神憩园，让感知得以栖息，让心灵得到疗愈。

她的画作从北欧的冷静灰白，到西班牙浓烈的色彩，再到中国幻化万物的水墨，从铅笔蜡笔油画棒到毛笔，为了使画面更加生动，又加入了丙烯、黑炭、拼贴等多种材料和方式，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效果。安梅不断发现和尝试东西方文化的相遇，在创作中寻找自己新的身份。

她学会了喝茶、喝白酒，还“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的美学，尤其在服饰方面”。盘扣、对襟、绣花，组成了她的日常穿搭。为了参加在上海社区举办的芬兰独立日庆典，她还特地去布料市场定制了一条旗袍，配上一只碧莹莹的白玉兰坠子，摇曳生姿。“中国朋友说我有时候比他们更像中国人。”安梅嘿嘿一笑，“我一直感觉自己很幸运，艺术把我带到了中国。”